



書叢人萬

小城三月

著 紅 蕭

三聯書店贈



行印屋書洋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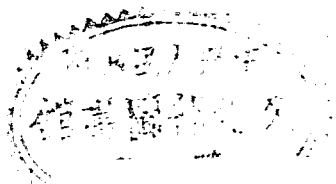
MB
I246.7
708

1533

書叢人萬

小城三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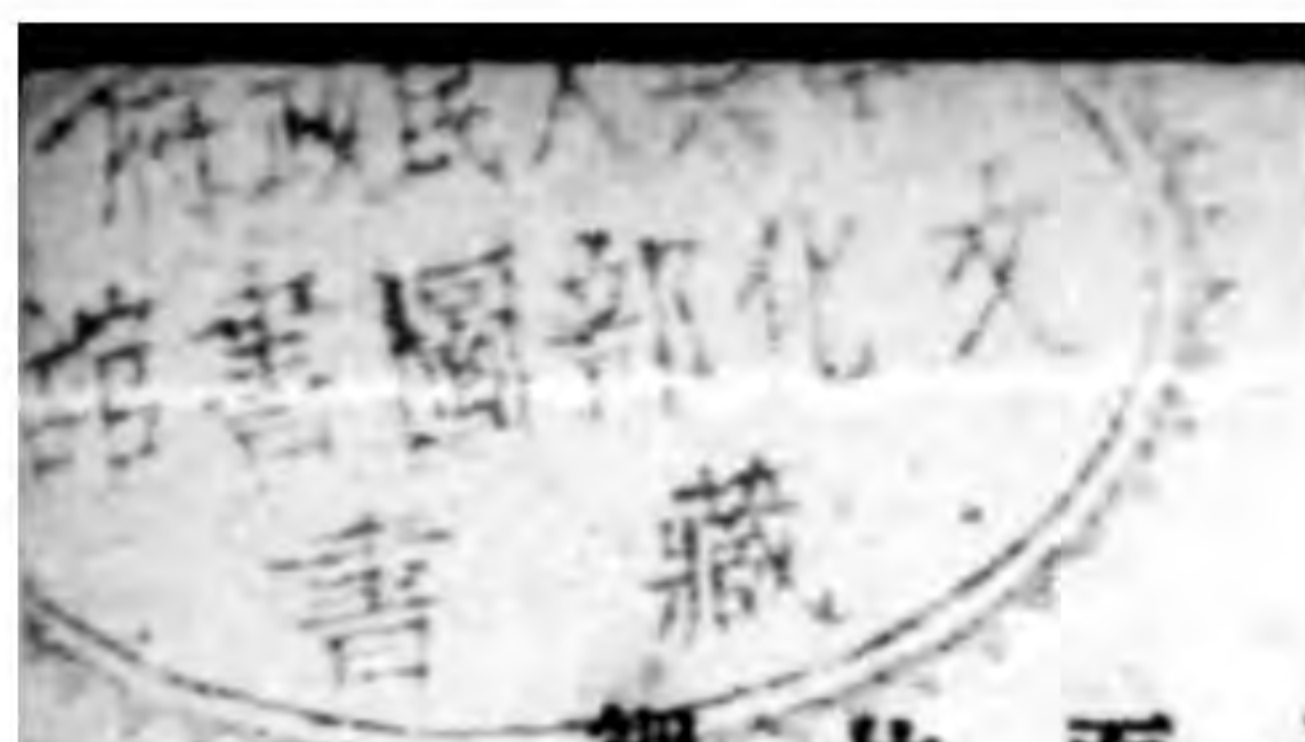
著 紅 蕭



3 1761 6420 4

行 刊 屋 書 洋 海

1948



一

三月的原野已經綠了，像地衣那樣綠，透出在這裏，那裏。郊原上的草，是必須轉折了好幾個灣兒才能鑽出地面的，草兒頭上還頂着那脹破了種粒的殼，發出一寸多高的芽子，欣幸的鑽出了土皮。放牛的孩子，在掀起了牆腳片下面的瓦片時，找到了一片草芽了，孩子們到家裡告訴媽媽，說：「今



天草芽出土了！
「媽媽驚喜的說：『那一定是向陽的地方！』」
「搶根菜的白色的圓石似的籽兒在地

上滾着，野孩子一升一斗的在抬。蒲公英發芽了，羊咩咩的叫，烏鴉繞着楊樹林子飛，天氣一天暖似一天，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。楊花滿天照地的飛，像棉花似的。人們出門都是用手掄着，楊花掛着他了。草和牛糞都橫在道上。放散着強烈的氣味，遠遠的有用石子打船的聲音，空空……的大響傳來。

河冰發了，冰塊頂着冰塊，苦悶的又奔放的向下流。烏鴉站在冰塊上尋覓小魚吃，或者是還在冬眠的青蛙。

天氣突然的熱起來，說是「二八月，小陽春」，自然冷天氣還是要來的，但是這幾天可熱了。春天帶着強烈的呼喚從這頭走到那頭……

小城裏被楊花給裝滿了，在榆錢還沒變黃之前，大街小巷到處飛着，像紛紛落下的雪塊……

春來了，人人像久久等待着一個大暴動，今天夜裏就要舉行，人人帶着犯罪的心情，想參加到解放的嘗試……春吹到每個人的心坎，帶着呼喚，帶着靈感……

我有一個姨，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戀愛了。

姨母本來是很近的親屬，就是母親的姊妹。但是我這個姨，她不是我的親姨，她是我的繼母的繼母的女兒。那麼她可算與我的繼母有點血統的關係了，其實也是沒有的。因為我這個外祖母已經做了寡婦之後才來到的外祖父家，翠姨就是這個外祖母的原來在另外的一家所生的女兒。

翠姨還有一個妹妹，她的妹妹小她兩歲，大概是十七八歲，那麼翠姨也就是十八九歲了。

翠姨生得並不是十分漂亮，但是她長得窈窕，走起路來沉靜而且漂亮，講起話來清楚的帶着一種平靜的感情。她伸手拿櫻桃吃的時候，好像她的手指尖對那櫻桃十分可憐的樣子，她怕把它觸壞了似的輕輕的捏着。

假若有人在她的背後招呼她一聲，她若是正在走路，她就會停下，若是正在吃飯，就要把飯盤放下，而後把頭向着自己的肩膀轉過去，而全身並不大轉，於是她

自覺的閉合着嘴唇，像是有什麼要說而一時說不出來似的……

而翠姨的妹妹，忘記了她叫什麼名字，反正是一個大說大笑的，不十分修篇幅，和她的姐姐完全不同。花的綠的，紅的紫的，只要是市上流行的，她就不大加以選擇，做起一件衣服來趕快就穿在身上。穿上了而後，到親戚家去串門，人家恭維她的衣料怎樣漂亮的時候，她總是說，和這完全一樣的，還有一件，她給了她的姐姐了。

我到外祖父家去，外祖父家裏沒有像我一樣般大的女孩子陪着我玩，所以每當我去，外祖母總是把翠姨喊來陪我。

翠姨就住在外祖父的後院，隔着一道板牆，一招呼，聽見就來了。

外祖父的院子和翠姨住的院子，雖然只隔一道板牆，但是却沒有門可通，所以還得繞到大街上去從正門進來。

因此有時翠姨先來到板牆這裏，從板牆縫中和我打了招呼，而後回到屋去裝飾

了一番，才從大街上繞了個圈來到她母親的家裏。

翠姨很喜歡我，因為我在學堂裏唸書，而她沒有，她想什麼事我都比她明白。所以她總是有許多事務向我商量，看看我的意見如何。

到夜裏，我住在外祖父家裏了，她就陪着我也住下的。

每每從睡下了就談，談過了半夜，不知爲什麼總是談不完……

開初談的是衣服怎樣穿，穿什麼樣的顏色的。穿什麼樣的料子。比如走路應該快或是應該慢。有時白天裏她買了一個別針，到夜裏她拿出來看看，問我這別針到底是不是好看或是不好看，那時候，大概是十五年前的時候，我們不知別處如何裝扮一個女子，而在這個城裏幾乎個個都有一條寬大的絨繩結的披肩，藍的，紫的，各色的也有，最但多多不過棗紅色的了。幾乎在街上所見的都是棗紅色的大披肩了。

那怕紅的那緣的麼多，但總沒有棗紅色的最流行。

翠姨的妹妹有一張，翠姨有一張，我的所有的同學，幾乎每人有一張。就連素

不考究的外祖母的肩上也披着一張，只不過披的是藍色的，沒有敢用那最流行的棗紅色的就是了。因為她總算年紀大了一點，對年青人讓了一大步。

還有那時候都流行穿絨緞鞋，翠姨的妹妹就趕快的買了穿上。因為她那個人很粗心大意，好壞她不管，只是人家有她也有，別人是人穿衣裳，而翠姨的妹妹就好像被衣服所穿了似的，蕪蕪雜雜。但永遠合乎着應有盡有的原則。

翠姨的妹妹的那絨緞鞋，買來了，穿上了。在地板上跑着，不大一會工夫，那每隻鞋臉上繫着一隻毛球，竟有一個毛球已經離開了鞋子，向上跳着，只還有一根繩連着，不然就要掉下來了。很好玩的，好像一顆大紅棗被繫到腳上去了。因為她的鞋子也是棗紅色的。大家都在嘲笑她的鞋子一買回來就壞了。

翠姨，她沒有買，她懷疑了好久，無管什麼新樣的東西到了，她總不是很快的就去買了來，也許她心裏邊早已經喜歡了，但是看上去她都像反對似的，好像她都不接受。

她必得等到許多人都開始採辦了，這時候看樣子，她才稍稍有些動心。

好比買絨繩鞋，夜裏她和我談話，問過我的意見，我說也是好看的，我有很多的同學，她們也都買了絨繩鞋。

第二天翠姨就要求我陪着她上街，先不告訴我去買什麼，進了舖子選了半天別的，才問到我絨繩鞋。

走了幾家舖子，都沒有，都說是已經賣完了。我曉得店舖的人是這樣瞎說的。表示他家這店舖平常總是最豐富的，只恰巧你要的這件東西，他就沒有了。我勸翠姨說咱們慢慢的走，別家一定會有的。

我們是坐馬車從街稍上的外祖父家來到街中心的。

見了第一家舖子，我們就下了馬車。不用說，馬車我們已經是付過了價錢的。等我們買好了東西回來的時候，會另外叫一輛的。因為我們不知道要有多久。大概看什麼好，雖然不需要也要買點，或是東西已經買全了不必要再多留連，也要留

連一會，或是買東西的目的，本來只在一雙鞋，而結果鞋子沒有買到，反而囉里囉索的買回來許多用不着的東西。

這一天，我們辭退了馬車，進了第一家店鋪。

在別的大城市裡沒有這種情形，而在我家鄉裏往往是這樣，坐了馬車，雖然是付過了錢，讓他去自由去兜攪生意，但是他常常還仍舊等候在鋪子的門外，等一出來，他仍舊請你坐他的車吧。

我們走進第一個鋪子，一問沒有。於是就看了些別的東西，從綢緞看到呢絨，從呢絨再看到綢緞，布匹是根本不看的，並不像母親們進了店鋪那樣子，這個買去做被單，那個買去做棉襖的，因為我們管不了被單棉襖的事。母親們一月不進店鋪，一進店鋪又是這個便宜應該買，那個不貴，也應該買。比方一塊在夏天才用得的花洋布，母親們冬天裏就買起來了，說是趁着便宜多買點，總是用得着的。而我們就不然了，我們是天天進店鋪的，天天搜尋些個看的，是貴的值錢的，平常時候，絕

對的用不到想不到的。

那一天我們就買了許多花邊回來，釘着光片的，帶着琉璃的。說不上要做什麼樣的衣服才配得着這種花邊。也許根本沒有想到做衣服，就冒然的把花邊買下了。一邊買着，一邊說好，翠姨說好，我也說好。到了後來，回到家裏，當衆打開了讓大家批判，這個一言，那個一語，讓大家說得也有點沒有主意了，心裏已經五六分空虛了。於是趕快的收拾了起來，或者從別人的手中奪過來，把它包起來，說她們不識貨，不讓她們看了。

勉強說着：

「我們要做一件紅金絲絨的袍子把這個黑玻璃邊鎖上。」

或是：

「這紅的我們送人去……」

說雖仍舊如此說，心裏已經八九分空虛了，大概是這些所心愛的，從此就不會

再出頭露面的了。

在這小城裏，商店究竟沒有多少，到後來又加上看不到絨繩鞋，心裏着急，也許跑得更快些，不一會工夫，只剩了三兩家了。而那三兩家，又偏偏是不常去的，鋪子小，貨物少。想來它那裏也是一定不會有的了。

我們走進一個小鋪子裏去，果然有三四雙非小即大，而且顏色都不好看。

翠姨有意要買，我就覺得奇怪，原來就不十分喜歡，既然沒有好的，又爲什麼要買呢？讓我說着，沒有買成回家去了。

過了兩天，我把買鞋子這件事情早經忘了。

翠姨忽然又提議要去買。

從此我知道了她的秘密，她早就愛上了那絨繩鞋了，不過她沒有說出來就是，她的戀愛的秘密就是這樣子的，她似乎要把它帶到墳墓裏去，一直不要說出口，好像大底下沒有一個人值得聽她的告訴……



在外邊飛着滿天的大雪，我和翠姨坐着馬車去買絨繩鞋。我們身上圍着皮褥子，趕車的車夫高高的坐在車夫台上，搖幌着身子唱着沙啞的山歌：「喝咧咧……」耳邊的風鳴鳴的嘯着，從天上傾下來的大雪迷亂了我們的眼睛，遠遠的天隱在雲霧裏，我默默的祝福翠姨快快買到可愛的絨繩鞋，我從心裏願意她得救……

市中心遠遠的朦朦朧朧的站着，行人很少，全街靜悄無聲。我們一家挨一家的問着，我比她更急切，我想趕快買到吧，我小心的盤問着那些店員們，我從來不放棄一個細微的機會，我鼓勵翠姨，沒有忘記一家。使她都有點兒詫異，我爲什麼忽然這樣熱心起來，但是我完全不管她的猜疑，我不顧一切的想在這小城裏，找出一雙絨繩鞋來。

只有我們的馬車，因爲載着翠姨的願望，在街上奔馳得特別的清醒，又特別的快。雪下的更大了，街上什麼人都停了，祇有我們兩個人，催着車夫，跑來跑去。一直到天都很晚了，鞋子沒有買到。翠姨深深的看到我的眼裏說：「我的命，

不會好的。」我很想裝出大人的樣子，來安慰她，但是沒有等到找出什麼適當的話來，淚便流出來了。

翠姨以後也常來我家住着，是我的繼母把她接來的。

因為她的妹妹訂婚了，怕是她一旦的結了婚，忽然會剩下她一個人來，使她難過。因為她的家裏並沒有多少人，只有她的一個六十多歲的老祖父，再就是一個也是寡婦的伯母，帶一個女兒。

堂妹妹照理本該在一起玩耍解悶的，但是因為性格的相差太遠，一向是水火不同爐的過着日子。

她的堂妹妹，我見過，永久是穿着深色的衣裳，黑黑的臉，一天到晚陪着母親坐在屋子裏，母親洗衣裳，她也洗衣裳，母親哭，她也哭，也許她幫着母親哭她死

去的父親，也許哭的是她們的家窮。那別人就不曉得了。

本來是一家的女兒，翠姨她們兩姊妹却像有錢的人家的小姐，而那個堂姊妹，看上去却像鄉下了頭。這一點使她得到常常到我們家裏來住的權利。

她的親妹妹訂婚了，再過一年就出嫁了。在這一年中，妹妹大大的闊氣了起來，因為婆家那方面一訂了婚就來了聘禮。這個城裏，從前不用大洋票，而用的是廣信公司出的貼子，一百吊一千吊的論。她妹妹的聘禮大概是幾萬吊。所以她忽然不得了起來，今天買這樣，明天買那樣，花別針一個又一個的，絲頭繩一團一團的，帶穗的耳墜子，洋手錶，樣樣都有了。每逢出街的時候，她和她的姐姐一道，現在總是她付車錢了，她的姐姐要付，她却百般的不肯，有時當着人面，姐姐一定要付，妹妹一定不肯，結果鬧得很窘，姐姐無形中覺得一種權力被人剝奪了。

但是關於妹妹的訂婚，翠姨一點也沒有羨慕的心理。妹妹未來的丈夫，她是看過的，沒有什麼好看，很高，穿着藍袍子黑馬褂，好像商人，又像一個小土紳士。

又加上翠姨太年青了，想不到什麼丈夫，什麼結婚。

因此雖然妹妹在她的旁邊一天比一天的豐富起來。妹妹是有錢了，但是妹妹爲什麼有錢的，她沒有考查過。

所以當妹妹尚未離開她的之前，她絕對的沒有重視「訂婚」的事。

就是妹妹已經出嫁了，她也還是沒有重視「訂婚」的這事。

不過她常常的感到寂寞。她和妹妹出來進去的，因爲家庭環境孤寂，竟好像一對雙生子似的，而今去了一個。不但翠姨自己覺得單調，就是她的祖父也覺得她可憐。

所以自從她的妹妹嫁了，她就不大回家，總是住在她的母親的家裏，有時我的繼母也把她接到我們家裏。

翠姨非常聰明，她會彈大正琴，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國的一種日本琴，她還會吹簫或是會吹笛子。不過彈那琴的時候却很多。住在我家裏的時候，我家的伯

父，每在晚飯之後必同我們玩這些樂器的。笛子，簫，日本琴，風琴，月琴還有什麼打琴。真正的西洋的樂器，可一樣也沒有。

在這種正玩得熱鬧的時候，翠姨也來參加了，翠姨彈了一個曲子，和我們大家立刻就配合上了。於是大家都覺得在我們那已經天天鬧熟了的老調子之中，又多了一個新的花樣。於是立刻我們就加倍的努力，正在吹笛子的把笛子吹得特別響，把笛膜振抖得似乎就要爆裂了似的滋滋的叫着。十歲的弟弟在吹口琴，他搖着頭，好像要把那口琴吞下去似的，至於他吹的是什麼調子，已經是沒有人注意了。在大家忽然來了勇氣的時候，似乎只需要這種胡鬧。

而那按風琴的人，因為越按越快，到後來也許是已經找不到琴鍵了，只是那踏腳板越踏越快，踏的嗚嗚的響，好像有意要毀壞了那風琴，而想把風琴撕裂了一般地。

大概所奏的曲子是梅花三弄，也不知道接連的彈過了多少圈，看大家的意思都

不想停下來。不過到了後來，實在是氣力沒有了，找不着拍子的找不着拍子，跟不上調的跟不上調，於是在大笑之中，大家停下來了。

不知爲什麼，在這麼快樂的調子裏邊，大家都有點傷心，也許是樂極生悲了，把我們都笑得一邊流着眼淚，一邊還笑。

正這時候，我們往門窗處一看，我的最小的弟弟，剛會走路，他也背着一個很大的破手風琴來參加了。

誰都知道，那手風琴從來也不會響的。把大家笑死了。在這回得到了快樂。

我的哥哥，（伯父的兒子，鋼琴彈得很好）吹簫吹得最好，這時候他放下了簫，對翠姨說：「你來吹吧！」翠姨卻沒有言語，站起身來，跑到自己的屋子去了，我們的哥哥，好久好久的看住那簾子。

三

翠姨在我家，和我住一個屋子。月明之夜，屋子照得通亮，翠姨和我談話，往往談到鷄叫，覺得也不過剛剛才夜。

鷄叫了，才說：「快睡吧，天亮了。」

有的時候，一轉身，她又問我：

「是不是一個人結婚太早不好，或許是女子結婚太早是不好的！」

我們以前談了很多話，但沒有談到這些。

總是談什麼，衣服怎樣穿，鞋子怎樣買，顏色怎樣配，買了毛線來，這毛線應該打個什麼的花紋，買了帽子來，應該批判這帽子還微微有點缺點，這缺點究竟在

什麼地方，雖然說是不緊要，或者是一點關係也沒有，但批評總是要批評的。

有時再談得遠一點，就是表姊表妹之類訂了婆家；或是什麼親戚的女兒出嫁了。或是什麼耳聞的，聽說的，新娘子和新姑爺鬧撒扭之類。

那個時候，我們的縣裏，早就有了洋學堂了，小學好幾個，大學沒有。只有一個男子中學，往往成爲談論的目標，談論這個，不單是翠姨，外祖母，姑姑，姐姐之類，都願意講究這當地的中學的學生。因爲他們一切洋化，穿着褲子，把褲腿捲起來一寸，一張口格得毛寧外國話，他們彼此一說話就答答答，聽說這是什麼毛子話。而更奇怪的就是他們見了女人不怕羞。這一點，大家都批評說是不如從前了，從前的書生，一見了女人臉就紅。

我家算是最開通的了，叔叔和哥哥他們都到北京和哈爾濱那些大地方去讀書了，他們開了不少的眼界，回到家裡來，大講他們那裏都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同學。這一題目，非常的新奇，開初都認爲這是造了反。後來因爲叔叔也常和女同學

通信，因為叔叔在家庭裏是有點地位的人。並且父親從前也加入過國民黨，革過命，所以這個家庭都「咸與維新」起來。

因此在我家裡一切都是很隨便的，逛公園，正月十五看花燈，都是不分男女，一齊去。

而且我家裏設了網球場，一天到晚的打網球，親戚家的男孩子來了，我們也一齊的打。

這都不談，仍舊來談翠姨。

翠姨聽了很多的故事，關係男學生結婚事情，就是我們本縣裡，已經有幾件事情不幸的了。有的結婚了，從此就不回家了，有的娶來了太太，把太太放在另一間屋子裏住着，而且自己却永久住在書房裏。

每逢講到這些故事時，多半別人都是站在女的一面，說那男子都是唸書唸壞了，一看了那不識字的又不是女學生之類就生氣。覺得處處都不如他。天天總說是

婚姻不自由，可是自古至今，都是爹許娘配的，偏偏到了今天，都要自由，看吧，這還沒有自由呢，就先來了花頭故事了，娶了太太的不回家，或是把太太放在另一個屋子裏。這些都是唸書唸壞了的。

翠姨聽了許多別人的評論。大概她心裡邊也有些不平，她就問我不讀書是不是很壞的，我自然說是很壞的。而且她看了我們家裏男孩子，女孩子通通到學堂去唸書的。而且我們親戚家的孩子也都是讀書的。

因此她對我很佩服，因為我是讀書的。

但是不久，翠姨就訂婚了。就是她妹妹出嫁不久的事情。

她的未來的丈夫，我見過。在外祖父的家裏。人長得又又低小，穿一身藍布棉袍子，黑馬褂，頭上戴一頂趕大車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。

當時翠姨也在的，但她不知道那是她的什麼人，她只當是那裏來了這樣一位鄉下的客人。外祖母偷着把我叫過去，特別告訴了我一番，這就是翠姨將來的丈夫。

不久翠姨就很有錢，她的丈夫的家裏，比她妹妹丈夫的家裏還更有錢得多。婆婆也是個寡婦，守着個獨生的兒子。兒子才十七歲，是在鄉下的私學館裡讀書。

翠姨的母親常常替翠姨解說，人小點不要緊，歲數還小呢，再長上兩三年兩個人就一般高了。勸翠姨不要難過，婆家有錢就好的。聘禮的錢十多万都交過來了，而且就由外祖母的手親自交給了翠姨，而且還有別的條件保障着，那就是說，三年之內絕對的不准娶親，借着男的一方面年紀太小爲辭，翠姨更願意遠遠的推着。

翠姨自從訂婚之後，是很有錢的了，什麼新樣子的東西一到，雖說不是一定搶先去買了來，總是過不了多久，箱子裏就要有的了。那時候夏天最流行銀灰色市布大衫，而翠姨的穿起來最好，因爲她有好幾件，說過兩次不新鮮就不要了，就只在家裏穿，而出門就又去做一件新的。

那時候正流行着一種長穗的耳墜子，翠姨就有兩對，一對紅寶石的，一對綠的，而我的母親才能有兩對，而我才有一對。可見翠姨是頂闊氣的了。

還有那時候就已經開始流行高跟鞋了。可是在我們本街上却不大人穿，只有我的繼母早就開始穿，其餘就算是翠姨。並不是一定因為我的母親有錢，也不是因為高跟鞋一定貴，只是女人們沒有那麼摩登的行爲，或者說牠們不很容易接受新的思想。

翠姨第一天穿起高跟鞋來，走路還很不安定，但到第二天就比較習慣了。到了第三天，就是說以後，她就是跑起也是很平穩的。而且走路的姿態更加可愛了。

我們有時也去打網球玩玩，球撞到她臉上的時候，她才用球拍遮了一下，否則她半天也打不到一個球。因為她一上了場站在白線上就是白線上，站在格子裏就是格子裏，她根本的不動。有的時候，她竟拿着網球拍子站着一邊去看風景去。尤其是大家打完了網球，吃東西的吃東西去了，洗臉的洗臉去了，惟有她一個人站在短籬前面，向着遠遠的哈爾濱市影癡望着。

「有一次我同翠姨一同去做客。我繼母的族中娶媳婦。她們是八旗人，也就是滿人，滿人才講究場面呢，所有的族中的年青的媳婦都必得到場，而個個打扮得如花似玉。似乎咱們中國的社會，是沒這麼繁華的社交的場面的，也許那時候，我是小孩子，把什麼都看得特別繁華，就只說女人們的衣服吧，就個個都穿得和現在西洋女人在夜會裏邊那麼莊嚴。一律都穿着綉花大襖。而她們是八旗人，大襖的襟

「惟有她一個人站在短離前面，向有遠遠的哈爾濱的市影凝望」

下一律的沒有開口。而且很長。大襖的顏色裏紅的居多，綠色的也有，玫瑰紫色的也有。而那上邊綉的顏色，有的荷花，有

的玫瑰，有的松竹梅，一句話，特別的繁華。

她們的臉上，都擦着白粉，她們的嘴上都染得桃紅。

每逢一個客人到了門前，他們是要列着隊出來應接的，她們都是我的舅母，一個一個的上前來問候了我和翠姨。

翠姨早就熟識她們的，有的叫表嫂子，有的叫四嫂子。而在我，她們就都是一樣的，好像小孩子的時候，所玩的用花紙剪的紙人，這個和那個都是一樣，完全沒有分別。都是花繒的袍子，都是白白的臉，都是很紅的嘴唇。

就是這一次，翠姨出了風頭了，她進到屋裡，靠着一張大鏡子旁坐下了。

女人們就忽然都上前來看她，也許從來她沒有這麼漂亮過，今天把別人都驚住了。

以我看翠姨還沒有她從前漂亮呢，不過她們說翠姨漂亮得像棵新開的臘梅。翠姨從來不擦胭脂的，而那天又穿了一件爲着將來新娘子而準備的藍色緞子滿是金花

的夾袍。

翠姨讓她們圍起看着，難爲情了起來，站起來想要逃掉似的，邁着很勇敢的步子，茫然的往裡邊的房間裏閃開了。

誰知那裏邊就是新娘房呢，於是許多的嫂嫂們，就嘩然的叫着，說：

「翠姐姐不要急，明年就是個漂亮的新娘子，現在先試試去。」

當天吃飯飲酒的時候，許多客人從別的屋子來呆呆的望着翠姨。翠姨舉着筷子，似乎是在思量着，保持着鎮靜的態度，用溫和的眼光看着她們。彷彿她不曉得人們專門在看着她似的。但是別的女人們羨慕了翠姨半天了，臉上又都突然的冷落起來，覺得有什麼話要說出，又都沒有說，然後彼此對望着，笑了一下，吃菜了。

四

有一年冬天，剛過了年，翠姨就來到了我家。

伯父的兒子——我的哥哥，就正在我家裏。

我的哥哥，人很漂亮，很直的鼻子，很黑的眼睛，嘴也好看，頭髮也梳得很好，人很長，走路很爽快。大概在我們所有的家族中，沒有這麼漂亮的人物。

冬天，學校放了寒假，所以來我們家裡休息。大概不久，學校開學就要上學去了。哥哥是在哈爾濱讀書。

我們的音樂會，自然要爲這新來的角色而開了。翠姨也參加的。

於是非常的熱鬧，比方我的母親，她一點也不懂這行，但是她也列了席，她坐

在旁邊觀看，連家裏的廚子，女工，都停下了工作來望着我們，似乎他們不是聽什麼樂器，而是在看人。我們聚滿了一客廳。這些樂器的聲音，大概很遠的鄰居都可以聽到。

第二天鄰居來串門的，就說：

「昨天晚上，你們家又是給誰祝壽？」

我們就說，是歡迎我們的剛到的哥哥。

因此我們家是很好玩的，很有趣的。不久就來到了正月十五看花燈的時節了。

我們家裏自從父親維新革命，總之在我們家裏，兄弟姊妹，一律相待，有好玩的就一齊玩，有好看的就一齊去看。

伯父帶着我們，哥哥，弟弟，姨……共八九個人，在大月亮地裏往大街裏跑去了。那路之滑，滑得不能站腳，而且高低不平。他們男孩子們跑在前面，而我們因為跑得慢就落了後。

於是那在前邊的他們回頭來嘲笑我們，說我們是小姐，說我們是娘娘。說我們走不動。

我們和翠姨早就連成一排向前衝去，但是不是我倒，就是她倒。到後來還是哥哥他們一個一個的來扶着我們，說是扶着未免的太示弱了，也不過就是和他們連成一排向前進着。

不一會到了市裏，滿路花燈。人山人海。又加上獅子、旱船，龍燈，秧歌，鬧得眼也花起來，一時也數不清多少玩藝。那裏會來得及看，似乎只是在眼前一晃，就過去了，而一會別的又來了，又過去了。其實也不見得繁華得多麼了不得了，不過覺得世界上是不會比這個再繁華的了。

商店的門前，點着那麼大的火把，好像熱帶的大椰子樹似的。一個比一個亮。我們進了一家商店，那是父親的朋友開的。他們很好的招待我們，茶，點心，橘子，元宵。我們那裏吃得下去，聽到門外一打鼓，就心慌了。而外邊鼓和喇叭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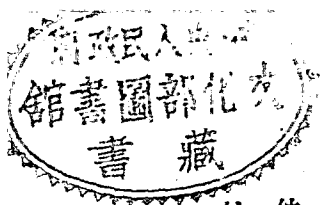
那麼多，一陣來了，一陣還沒有去遠，一陣又來了。

因爲城本來是不大的，有許多熟人，也都是來看燈的都遇到了。其中我們本城裡的在哈爾濱唸書的幾個男學生，他們也來看燈了。哥哥都認識他們。我也認識他們，因爲這時候我們到哈爾濱唸書去了。所以一遇到了我們，他們就和我們在一起，他們出去看燈，看了一會，又回到我們的地方，和伯父談話，和哥哥談話。我曉得他們，因爲我們家比較有勢力，是很願和我們講話的。

所以回家的一路上，又多了兩個男孩子。

無管人討厭不討厭，他們穿的衣服總算都市化了。個個都穿着西裝，戴着呢帽，外套都是到膝蓋的地方，脚下很利落清爽。比起我們城裏的那種怪樣子的外套，好像大棉袍子似的好看得多了。而且頸間又都束着一條圍巾，那圍巾自然也是全絲全綫的花紋。似乎一束起那圍巾來，人就更顯得莊嚴，漂亮。

翠姨覺得他們個個都很好看。



哥哥也穿的西裝，自然哥哥也很好看。因此在路上她直在看哥哥。

翠姨梳頭梳得是很慢的，必定梳得一絲不亂，擦粉也要擦了洗掉，洗掉再擦，一直擦到認為滿意為止，花燈節的第二天早晨她就梳得更慢，一邊梳頭一邊在思量。本來按規矩每天吃早飯，必得三請兩請才能出席，今天必得請到四次，她才來了。

我的伯父當年也是一位英雄，騎馬，打槍絕對的好。後來雖然已經五十歲了，但是風采猶存。我們都愛伯父的，伯父從小也就愛我們。詩，詞，文章，都是伯父教我們的。翠姨住在我們家裡，伯父也很喜歡翠姨。今天早飯已經開好了。催了翠姨幾次，翠姨總是不出來。

伯父說了一句：「林黛玉……」

於是我們全家的人都笑了起來。

翠姨出來了，看見我們這樣的笑，就問我們笑什麼。我們沒有人肯告訴她。翠

姨知道一定是笑的她，她就說：

「你們趕快告訴我，若不告訴我，今天我就不吃飯了，你們讀書識字，我不懂，你們欺侮我……」

鬧嚷了很久，還是我的哥講給她聽了。伯父當着自己的兒子面前到底有些難爲情，喝了好些酒，總算是躲過去了。

翠姨從此想到了念書的問題。但是她已經廿歲了，上那裏去唸書？上小學沒有她這樣大的學生，上中學，她是一字不識，怎樣可以。所以仍舊住我們家裏。

彈琴，吹簫，看紙牌，我們一天到晚的玩着。我們玩的時候，全體參加，我的伯父，我的哥哥，我的母親。

翠姨對我的哥哥沒有什麼特別的好，我的哥哥對翠姨就像對我們，也是完全的一樣。

不過哥哥講故事的時候，翠姨總比我們留心聽些，那是因爲她的年齡稍稍比我

們大些，當然在理解力上，比我們更接近一些哥哥的了。哥哥對翠姨比對我們稍稍的客氣一點。他和翠姨說話的時候，總是「是的」「是的」的，而和我們說話則「對啦」「對啦」。這顯然因為翠姨是客人的關係，而且在名分上比他大。

不過有一天晚飯之後，翠姨和哥哥都沒有了。每天飯後大概總要開個音音會的。這一天也許因為伯父不在家，沒有人領導的緣故。大家吃過也就散了。客廳裏一個人也沒有。我想找弟弟和我下一盤棋，弟弟也不見了。於是我就一個人在客廳裏按起風琴來，玩了一下也覺得沒有趣。客廳是靜得很的，在我關上了風琴蓋子之後，我就聽見了在後屋裡，或者在我的房子裏是有人的。

我想一定是翠姨在屋裡。快去看看她，叫她出來張羅着看紙牌。

我跑進去一看，不單是翠姨，還有哥哥陪着她。

看見了我，翠姨就趕快的站起來說：

「我們去玩吧。」

哥哥也說：

「我們下棋去，下棋去。」

他們出來陪我來玩棋，這次哥哥總是輸，從前是他回回贏我的，我覺得奇怪，但是心裏高興極了。

不久寒假終了，我就回到哈爾濱的學校唸書去了。可是哥哥沒有同來，因為他上半年生了點病，曾在醫院裏休養了一些時候，這次伯父主張他再請兩個月的假，留在家裏。

以後家裏的事情，我就不大知道了。都是由哥哥或母親講給我聽的。我走了以後，翠姨還住在家裏。

後來母親還告訴過，就是在翠姨還沒有訂婚之前，有過這樣一件事情。我的族中有一個小叔叔，和哥哥一般大的年紀，說話口吃，沒有風采，也是和哥哥在一個學校裏讀書。雖然他也到我們家裏來過，但怕翠姨沒有見過。那時外祖母就主張給

翠姨提婚。那族中的祖母，一聽說拒絕了，就是寡婦的兒子，命不好，也怕沒有家教，何況父親死了，母親又出嫁了，好女不嫁二夫郎，這種人家的女兒，祖母不要。但是我母親說，輩分合，他家還有錢，翠姨過門是一品當朝的日子，不會受氣的。

這件事情翠姨是曉得的，而今天又見了我的哥哥，她不能不想哥哥大概是那樣看她的。她自覺的覺得自己的命運不會好的，現在翠姨自己已經訂了婚，是一個人的未婚妻。二則她是出嫁了的寡婦的女兒，她自己一天把這個背了不知有多少遍，她記得清清楚楚。

五

翠姨訂婚，轉眼三年了，正這時，翠姨的婆家，通了消息來，張羅要娶。她的母親來接她回去整理嫁裝。

翠姨一聽就得病了。

但沒有幾天，她的母親就帶着她到哈爾濱採辦嫁裝去了。

偏偏那帶着她採辦嫁裝的嚮導又是哥哥給介紹來的他的同學。他們住在哈爾濱的秦家崗上，風景絕佳，是洋人最多的地方。那男學生們的宿舍裏邊，暖氣，洋床。翠姨帶着哥哥的介紹信，像一個女同學似的被他們招待着。又加上已經學了俄國人的規矩，處處尊貴女子，所以翠姨當然受了他們不少的尊敬，請她吃大菜，請

她看電影。坐馬車的時候，上車讓她先上，下車的時候，人家扶她下來。她每一動別人都爲她服務，外套一脫，就接過去了。她剛一表示要穿外套，就給她穿上了。

不用說，買嫁裝她是不痛快的，但那幾天，她總算一生中最開心時候。

她覺得到底是讀大學的人好，不野蠻，不會對女人不客氣，絕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他的妹妹。

經這到哈爾濱去一買嫁裝，翠姨就更不願意出嫁了。她一想那個又醜又小的男人，她就恐怖。

她回來的時候，母親又接她來到我們家來住着，說她的家裏又黑，又冷，說她太孤單可憐。我們家是一團暖氣的。

到了後來，她的母親發現她對於出嫁太不熱心，該剪裁的衣裳，她不去剪裁。有一些零碎還要去買的，她也不去買。做母親的總是常常要加以督促，後來就要接她回去，接到她的身邊，好隨時提醒她。她的母親以爲年青的人必定要隨時提醒

的，不然總是貪玩。而況出嫁的日子又不遠了，或者就是二三月。

想不到外祖母來接她的時候，她從心的不肯回去，她竟很勇敢的提出來她要讀書的要求。她說她要唸書，她想不到出嫁。

開初外祖母不肯，到後來，她說若是不讓她讀書，她是不能出嫁的，外祖母知道她的心情，而且想起了很多可怕的事情……

外祖母沒有辦法，依了她。給她在家里請了一位老先生，就在自己家院子的空房子裏邊擺上了書桌，還有幾個鄰居家的姑娘，一齊唸書。

翠姨白天唸書，晚上回到外祖母家。

唸了書，不多日子，人就開始咳嗽，而且整天的悶悶不樂。她的母親問她，有什麼不如意？陪嫁的東西買得不順心嗎？或者是想到我們家去玩嗎？什麼事都問到了。

翠姨搖着頭不說什麼。

過了一些日子，我的母親去看翠姨，帶着我的哥哥，她們一看見她，第一個印象，就覺得她蒼白了不少。而且母親斷言的說，她活不久了。

大家都說是唸書累的，外祖母也說是唸書累的。沒有什麼要緊的，要出嫁的女兒們，總是先前瘦的，嫁過去就要胖了。

而翠姨自己則點點頭，笑笑，不承認，也不加以否認。還是唸書，也不到我們家來了，母親接了幾次，也不來，回說沒有工夫。

翠姨越來越瘦了，哥哥去到外祖母家看了她兩次，也不過是吃飯，喝酒，應酬了一番。而且說是去看外祖母的。在這裏年青的男子，去拜訪年青的女子，是不可^一以的。哥哥回來也並不帶回什麼歡喜或是什麼新奇的臺灣，還是一樣和我們打牌下棋。

翠姨後來支持不了啦，躺下了，她的婆婆聽說她病，就要娶她，因為花了錢，死了不是可惜了嗎？這一種消息，翠姨聽了病就更加嚴重。婆家一聽她病重，立刻

要娶她。因爲在迷信中有這樣一章，病新娘娶過來一衝，就衝好了。翠姨聽了就祇盼望趕快死，排命的糟塌自己的身體，想死得越快一點兒越好。

母親記起了翠姨，叫哥哥去看翠姨。是我的母親派哥哥去的，母親拿了一些錢讓哥哥給翠姨去，說是母親送她在病中隨便買點什麼吃的。母親曉得他們年青人是很拘泥的，或者不好意思去看翠姨，也或者翠姨是很想看他的，他們好久不能看見了。同時翠姨不願出嫁，母親很久的就在心裡邊猜疑着他們了。

男子是不好去尋訪一位小姐的，這城裏沒有這樣的風俗。母親給了哥哥一件禮物，哥哥就可去了。

哥哥去的那天，她家裏正沒有人，只是她家的堂妹妹應接着這從未見過生疏的年青的客人。

那堂妹妹還沒問清客人的來由，就往外跑，說是去找她們的祖父去，請他等一等。大概她想是凡男客就是來會祖父的。

客人只說了自己的名字，那女孩子連聽也沒有聽就跑出去了。

哥哥正想，翠姨在什麼地方？或者在裏屋嗎？翠姨大概聽出什麼人來了，她就在那裏邊說：

「請進來。」

哥哥進去了，坐在翠姨的枕邊，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額，是否發熱，他說：

「好了點嗎？」

他剛一伸出手去，翠姨就突然的拉了他的手而且大聲的哭起來了，好像一顆心也哭出來了似的。哥哥沒有準備，就很害怕，不知道說什麼作什麼。他不知道現在應該是保護翠姨的地位，還是保護自己的地位。同時聽得見外邊已經有人來了，就要開門進來了。一定是翠姨的祖父。

翠姨平靜的向他笑着，說：

「你來得很好，一定是姐姐我的母親告訴你來的，我心裏永遠記念着她，她愛

我一場，可惜我不能去看她了……我不能報答她了……不過我總會記起在她家裡的日子的……她待我也許沒有什麼，但是我覺得已經太好了……我永遠不會忘記的……我現在也不知道爲什麼，心裏祇想死得快一點就好，多活一天也是多餘的……人家也許以爲我是任性……其實是不對的，不知爲什麼，那家對我也很好的，我要是過去，他們對我也會是很好的，但是我不願意。我小時候，就不好，我的脾氣總是不從心的事，我不願意……這個脾氣把我折磨到今天了……可是我怎能從心呢……真是笑話……謝謝姐姐她還惦着我……請你告訴她，我並不像她想的那麼苦呢，我也很快樂……」翠姨痛苦地笑了一笑，「我心裡很安靜，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……」

哥哥茫然的不知道說什麼，這時祖父進來了。看了翠姨的熱度，又感謝了我的母親，對我哥哥的降臨，感到榮幸。他說請我母親放心吧，翠姨的病馬上就會好的，好了就嫁過去。



哥哥看了翠姨就退出去了，從此再沒有看見她。

哥哥後來提起翠姨常常落淚，他不知翠姨爲什麼死，大家也都心中納悶。

尾聲

等我到春假回來，母親還當我說：

「要是翠姨一定不願意出嫁，那也是可以的，假如他們當我說。」

.....

翠姨墳頭的草籽已經發芽了，一掀一掀的和土黏成了一片，墳頭顯出淡淡的青色，常常會有白色的山羊跑過了。

這時城裏的街巷，又裝滿了春天。

暖和的太陽，又轉回來了。

街上有的提著籠子賣蒲公英的了，也有賣小根蒜的了。更有些孩子們他們按着

時節去折了那剛發芽的柳條，正好可以攪成哨子，就含在嘴裏滿街的吹。聲音有高有低，因為那哨子有粗有細。

大街小巷，到處的嗚嗚嗚，嗚嗚嗚。好像春天是從他們的手裏招待回來了似的。但是這爲期甚短，一轉眼，吹哨子的不見了。

接着楊花飛起來了，榆錢飄滿了一地。

在我的家鄉那裏，春天是快的，五天不出屋，樹發芽了，再過五天不看樹，樹長葉了，再過五天，這樹就會綠得使人不認識它了。使人想，這棵樹，就是前天的那棵樹嗎？自己回答自己，當然是的。春天就像跑的那麼快。好像人能够看見似的，春天從老遠的地方跑來了，跑到這個地方只向人的耳朵吹一句小小的聲音：「我來了呵」，而後很快的就跑過去了。

春，好像它不知多麼忙迫，好像無論什麼地方都在招呼它，假若它晚到一刻，陽光會變色的，大地會乾成石頭，尤其是樹木，那真是好像再多一刻工夫也不能忍

耐，假若春天稍稍在什麼地方留連了一下，就會誤了不少的生命。

春天爲什麼它不早一點來，來到我們這城裏多住一些日子。而後再慢慢的到另外的一個城裏去，在另外一個城裏也多住一些日子。

但那是不能的了，春天的命運就是這麼短。

年青的姑娘們，她們三兩成雙，坐着馬車，去選擇衣料去了，因爲就要換春裝了。她們熱心的弄着剪刀，打着衣樣，想裝成自己心中想得出的那麼好，她們白天黑夜的忙着，不久春裝換起來了，只是不見載着翠姨的馬車來。

一九四一、夏重抄

周而復主經

北方文叢

· 第二輯 ·

洋鐵桶的故事(長篇)柯 藍
李有才板話(中篇)趙樹理
茅 山 下(中篇)東 平
高原短曲(短篇)周而復
劉巧團圓(說書)韓起祥
潞安風物(報告)吳伯簫
荷花淀(散文)孫 犁
王貴與李香香(長詩)李 季
三打祝家莊(平劇)任桂林等
釋新民主主義的文學(論文)艾 青

文藝理論叢書

論論論生論馬
中國文學活文克
國民中學與文化主義
文學的人的美與義
學文的民美藝文
革命藝術學術藝文
瞿馮蘇戈車周列爾周
秋乃願寶舍尼爾周
白超爾樞夫揚寧三揚
著著坦譯基譯著譯編

715.1
4421 1533
2-2
注 意

1.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
2. 請勿在書上批改，圈點折角，
3.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失等情形須照價賠償

萬人叢書

小城三月

蕭紅 著

發行所 海豐書屋

香港堅道一三五號地下

承印 香港印刷合作社

經售各大書店

有著作權
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七年一月初版

0001 — 2000

思想教育與工作方法(修養)江
尋找知識的方法(修養)鄧初民
孫中山的革命鬥爭(政治)胡繩
學生工作怎樣做(青運)方敏
新文藝運動簡史(文史)馮乃超
創作的修養(文壇)周鋼鳴
開話美 國(報告)漢夫

南方人物誌(報告)夏衍
滅大咬子傳(報告)唐海
歸來 人(報告)舒群
巾幗英雄傳(報告)白明
小城三月(小說)蕭紅
毛澤東 頌(詩集)艾青等
北望樓雜文(雜文)周而復

82



SKBC
AG
1246.7
708